

三十多年守着清晨最早的烟火

“粽子爷爷”和他只卖五毛钱的粽子

在四川省乐山市苏稽古镇,对于推着三轮车卖粽子的老人陈少洪而言,鲐背之年,最让他为难的,是每天总有人想一口气把他的粽子买完。毕竟,天还没亮的街头、佝偻着背的老人、装着粽子的三轮车……这些元素总会让人把陈少洪联想成“需要帮助的爷爷”。

但恰恰相反,他才是那个总想多做点什么的。陈少洪卖了30多年粽子,5毛钱一个的定价坚持了快20年。他一年只休息3天,每天凌晨2点起床煮粽子、5点出门卖粽子,风雨无阻,是大家口中的“粽子爷爷”。但外界的喧闹,陈少洪已不大能听清。他的世界很安静,弥漫着粽叶和糯米的香、熬糖的甜,以及无比简单的愿望:“让早起的人,吃饱肚子再干活。”



“粽子爷爷”在给顾客装粽子。(封面新闻)

清晨买粽子的人们

“今天没有了。”6月15日清晨,天光初亮。细雨中,面对一口气想买50个粽子的年轻人,“粽子爷爷”陈少洪按住锅盖,大声说:“你明天来这里找我,我再拿给你。”在乐山市苏稽古镇,这是每天都要上演的一幕。

“他是想单个卖,把粽子卖给更多人。”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阿姨将自行车停在陈少洪跟前,对着年轻人插话道。这个阿姨是“粽子爷爷”的熟客。将叠好的1元纸币交给老人后,她熟练地从锅里拿出两个粽子,利落地剥开粽叶,插上小竹棍,再撒上芝麻、花生、白糖,痛快地咬上一口。这是她卖菜路上的早饭。

夏天的天亮得早,清晨6点左右,这辆没有招牌的三轮车前就开始变得热闹。刚打扫完的清洁工阿姨、拖着一车大白鹅的送货小哥,还有卖菜的大爷大妈……大家陆续停在摊前。陈少洪的听力不

太好,动作也慢悠悠,但没人催促,大家站在一起,随意地说着最近的天气、热点新闻,然后带着粽子奔赴各自的生计。只有一位不赶时间的老爷爷,自己带着碗,站在一旁吃完粽子,还顺手用三轮车上的水把碗洗干净,才缓缓离开。

这是“粽子爷爷”打造出的温情瞬间。他每天凌晨5点左右出门,三轮车上的一锅粽子有90多个,每天只卖一锅。也是这锅粽子,让城市里最早醒来的这帮人,短暂相聚。

过去的年岁里,当有人问他,为什么近20年都不涨价时,陈少洪就会开始念叨:“他们做零工的,2元钱吃4个粽子,吃饱就可以去干活了。学生1元钱吃2个粽子,吃饱就去读书,如果一家人一起吃,5元钱10个粽子就够了。”

“粽子爷爷”相信,5毛钱一个的粽子,足够让早起的人吃饱肚子再干活。



“粽子爷爷”在包粽子。(封面新闻)



5毛钱的“金粽子”

早上7点,当城市开始变得喧闹和忙碌时,陈少洪已推着三轮车回到了家。坐在自家小院里,他开始选粽叶、洗糯米,准备包第二天出售的粽子。

时间在陈少洪这里好像过得很慢。他不带手机,没有微信,找他预订粽子的人甚至不需要给订金,只要按他说的时间去找他就行。在他家的墙上,挂着最传统的手撕日历,但最显眼的是一块金色奖牌,奖牌已褪色,那是2010年当地包粽子技能大比拼的冠军凭证。

“那时只有我包的粽子,一个重量达2斤9两5。”粽子里,有着陈少洪一生的坚持和骄傲,“比赛

设有金粽子、银粽子、铜粽子奖项,我们拿的是‘金粽子’哟。”

在“粽子爷爷”这里,5毛钱的粽子也能是“金粽子”。这些年,他包的粽子,粽叶、糯米都选用上好的,糖浆也是全家精心熬制的。最初卖粽子时,他50多岁,当时定价是两毛钱一个,到了2009年,在全家人的要求下,他勉强涨到5毛钱,一直延续至今。陈少洪算过,一个粽子的利润有四五分钱,10个就有4毛钱,现在米卖2元一斤,“够我生活了”。

在陈家小院里,陈少洪的小女儿最了解父亲的固执。小到糯米的湿度,大到什么时候休息,都是

父亲自己决定的,“我们想让他少卖几天,他不听”。

于是,熟客都知道这位“粽子爷爷”的习惯,全年只休息3天。对此,老人有自己的逻辑,农历正月初一,大家都吃汤圆,不吃粽子;五月初六,端午节买的粽子还没吃完;八月十六中秋节后,月饼没吃完,也没人会吃粽子,“这3天粽子不好卖,我也就休息”。

陈少洪享受这样的忙碌,所以他总是告诉想要买光粽子的人,自己卖粽子并不是为了生计,3个子女都很孝顺,生活上也没有困难。“我是老了找点事儿干,出来卖粽子,回去吃得好、睡得好”。

“粽子爷爷”,不赶时间

其实,陈少洪的人生,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止的跋涉。他的讲述能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,在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,他做过跑码头的航运工人,也给人理过发,学过木工给人打家具,也种过菜去市场上卖。

“我基本上什么都做过。”老人觉得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奔跑。做家具时,他做的老式家具因为赶不上潮流被淘汰,卖菜到后面也不

了了之。直到中年开始卖粽子,一卖30多年,终于不用再赶时间。

但就是这位一生都在追赶时代的老人,却又为时代留住了瞬间的温情与烟火。

这些年,陈少洪成为粽子只卖5毛钱一个的“粽子爷爷”,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到苏稽古镇的街头寻觅。这个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镇里,峨眉河水缓缓流淌,能包容下所有的好奇和探寻。一位

从北方来的游客专程在古镇住了一晚,就为吃一口“粽子爷爷”的粽子,然后感叹:“有种实实在在生活的感觉。”

今年端午节,慕名上门订粽子的人不少,“粽子爷爷”要比平时更忙一些。但所有人都知道,即使端午节过去,在苏稽古镇的老街,当晨光如约而至,“粽子爷爷”的小三轮车依旧守着这清晨最早的烟火。(华西都市报)

给乡村老人免费理发的暖心“托尼”

一个水壶,两个推子,五把剪刀,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“理发店”,义务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。近一年来,“80后”任鹏的美发事业,不仅在车水马龙的商圈,更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舍街巷、田间地头。

在县城店里,推剪声混杂着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;山野间,剃刀只与风声鸟鸣合奏——同样一双手,一面修剪着生计,一面修剪出温情。

忙一天,零入账,染一身尘,粘两脚泥,翻山越岭间,任鹏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80多个乡村,已给800多个乡村老人免费理发。如今他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“托尼”。

任鹏自觉普通:个不高,不善言辞,生于小地方,经历也平淡——初中未毕业赴河南打工,又南下深圳学理发,2015年回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,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理发店。人流集中处竞争激烈,任鹏曾经“每天琢磨营销”。跑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理发,既费工又不挣钱,图啥?原因或许就藏在泥土中。

下午两点半,任鹏骑摩托载记者驶往巴山深处。在县城,他多服务“90后”“00后”;一进山,双眼便“盯”着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。摩托车行至西乡县杨河镇凤凰村,任鹏朝地里干活的老人喊:“奶奶,免费理发好不好?天热了,剪剪舒服。”老人陈玉珍73岁,正给玉米撒药,蹒跚走来。

任鹏迅速下地,小板凳“扎”进土中,围上护巾,剃刀作响,剪刀开合,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来。由于理发店离家有两公里,再加上腿脚不利索,她上次剪发还是二月二。

从一个到三百个,老人真心的笑容让路途辛苦不值一提。十一个月,任鹏和妻子周周进山,摩托车跑了上万公里。“尤其农忙时节,我要尽量早出门,常往深山去,多走田间路,因为乡村老人更习惯在上午干农活。”人数最多时,二十多位老人在地里排队剪头发,县城年关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。

老人们的暖意也在回馈着任鹏:有人塞板栗核桃,有人拿出舍不得喝的牛奶,叮嘱“下次来晒柿子给你”。

上有老,下有小,一家人就靠县城的理发店维持生计,常年这样奔波,值吗?面对记者的疑惑,任鹏说值。“凭良心做点好事,还能让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点热闹,多一份温暖,这种幸福感拿什么都换不来。”任鹏说。

(据新华社)